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移繡譜  
第二回 拿周取紗帽座客皆驚 乘夜抱血孩漁翁得利

題辭：

溺女生男情意足，笑伊誤認藍田玉。哄集滿堂人，誇張我壽春。紅顏非薄行，漁郎實有幸。今日輒中鰈，將來上玉樓。  
右調《菩薩蠻》

且說宮度因提水倒在池中，虧得錦雲看見，慌忙轉身報知親翁、親母。合家跑到池邊，只見兩隻腳兒露在水面。管家們忙忙脫了衣服，落水去拖得起來，已是半死貨了。一家驚得沒法，又是錦雲說道：「我們鄰家有一個學生，去年七月間落水溺死，見一位針灸先生，將他臍上灸了幾回艾火便活。如今何不快把艾灸。」

宮音聽了，忙取出艾來，對臍灸下，口中便吐出水來。灸得六、七火兒，人已甦醒。燕娘在牀聞知，吃是一大驚，恨心切齒道：「此女剛才生下，幾乎克了父親。這親惡命，斷留不得。」

此時，連那躑腳丫頭都到池邊去看，房中並無一人。燕娘只得自己撐將起來，將銅盆中洗臉的殘水傾在血馬子中，照依前法，顛倒悶死。可憐兩個嬌娃，又入血污池地獄了。燕娘受驚，又起來用了力，敗血暴崩，殞去半時方醒。只見丈夫是周才夫婦扶上樓，走進房來，敢在牀上睡著。看來是一對現世的夫妻。

當晚，錦雲回家，對鳳娘說道：「我苦勸姨娘不聽，姨夫如此，如此，姨娘如此，如此。」鳳娘歎氣道：「咳！這也是天有眼。他定要顛倒溺女，自己也顛倒入池。妹子笑我收女，如今若非我的女兒，此時夫不能見妻，妻不能見夫了。」

宮音夫婦見兒子、媳婦如此行徑，也只是沒法。到得一月之後，宮芳與燕娘方才康健。時光迅速，又度一年。燕娘身又懷六甲，新年正月初五，果然生下一男，滿門歡喜。自家喜的是男，下人喜的是不消說了。眾親鄰賀三朝，慶滿月，俱不必說。因是正月新春生的，取名壽春。又尋了一家乳母在房撫養。

漸漸又是新年，正月初五是壽春週年，宮芳與燕娘早已商議兒子拿周，預先備了許多品物。初四日下帖，廣接親鄰。初五日，親鄰自然來賀，大眾齊集。宮芳叫管家中堂鋪下兩片紅氈子，上鋪神了許多物件：

上面烏紗帽，並著皂靴；下邊紅圓領，相依寶帶。琴棋書畫，列在東方；金銀寶鈔，排居西首。筆墨邊兩朵宮花，紙硯上一顆印子。福祿壽三個金鈴，三星拱照文武第。兩片銀牌，兩路功名。正是：

一生造化憑君手，萬里風雲在掌中。

燕娘把壽春穿戴得齊齊整整，頭披了角袋，上係著無數珍珠；身穿大紅衫，中繡著許多花草。宮芳抱出來，放在紅氈中間，眾親滿堂圍坐了，看他拿著恁的東西。

只見壽春在紅氈中間頑玩耍耍，竟爬到上邊去，一手兒將烏紗小帽拿了。眾親皆鼓掌而笑。又見他頑玩耍耍，轉身爬到下邊來，左手兒將圓領扯一扯，右手兒將寶帶提一提，又呆了半晌，轉身向上面，將小皂靴兒捧在臉前。

眾親鄰合家大笑，聲聲喝采。喜殺了簾子裡的燕娘。有些獻媚的鄰人說道：「宮第先生的令孫，他日必然聯發科第。」有些趨承的親戚說道：「逢老先生的令甥，他年決然連中三元。」

那宮音與逢年心中也忖想道：果然古怪，偏不去拿別物，倒單去拿那紗帽、圓領、寶帶、皂靴。此時，鳳娘也接來在簾內。因昔年燕娘回門時，別後到家，便叫丈夫娶了一房妾。上年正月十三，也生一子。因是上燈夜生，取名登郎，如今也近週年了。逢外公高興，對林蘭道：「可將登郎也抱出來拿拿看。」林蘭心中想道：「拿得好，未見得如何。萬一拿得不好，徒被親鄰見謫。回報逢年道：「拿它無益，這也不必的。」

只見簾子內丫鬟抱了出來，逢外公雙手提來，放在紅氈中間。登郎也頑玩耍耍，一竟爬到宮花邊，將筆墨兒拿了，又頑玩耍耍，一竟爬到紙硯上，將印子兒拿了。眾親鄰見拿得小器，俱不歡笑。宮音勉強稱贊兩聲道：「林外甥也拿得好，也拿的好。」內中有一個鄰人道：「拿了筆墨，日後會讀書的。」又有一個鄰人道：「拿了印子，日後也做官的。」稱贊一句，覺得淡淡無味。

此時，宮芳還有兩個姐夫在座，向與宮芳不投，見內姪兒拿了紗帽、圓領，默默無言，心中以為未必其然。如今見林家登郎拿了筆硯、印子，便撫掌大贊道：「妙！妙！林姪兒他年必是翰苑名儒，腰懸印綬之品，恐吾家內姪不及也。」宮芳不悅，眾親民覺怪他多言。宮芳即喚管家們將物件收進，收過紅氈，隨即排宴。是日，眾親們行令猜拳擲色，直鬧到不亦樂乎，然後別散。

是年，燕娘又有孕了。將近臨盆，道此番必定又是男喜，到箱中去檢襪襪的小衣，因檢著昔年所繡的七子圖。內中有一幅透油的，原是與鳳娘換的。看了，心中忖道：「這一幅原是林家的，果然不順，如頭胎溺了三個女。虧得母親描過，如今生了壽春。」

正在想念之時，只見周才娘子走來，燕娘便隨手兒將油透這一幅繡譜付與周才娘子道：「這譜是我做女兒的時節繡的，如今用它不著，你拿去用了罷。」周才娘子接了而去。

到次年二月初三午時，燕娘又生一女。宮芳道：「如今便收養了罷！」燕娘道：「看得你兩個姑娘，只要劫取娘家；兩個姐夫，只要笑話我們，收了她，苦了壽春。只是溺死了罷！」宮芳因妻子要溺，道：「兩次提水不利，如今叫周才抱到城外僻靜處，撒在河邊，料她也活不成。」

周才娘子抱了女孩，便到自己房中，私下把一件天藍舊棉衣包了女孩，叫丈夫到河邊去放得好些，或者有人收養，救了她一命也好。隨即又將這一幅油透的繡譜包在外面，以防日後相逢。周才到城外，果然放在好處不提。

且說城外有一個窮漢，姓鮑名良，同妻單氏。年有四十，並無子女，所靠捉魚營生。是日五更，拿了魚網出門，欲往江邊打魚。走過河邊，聽見孩子哭聲，近前抱起來，是一個血孩，將手一摸，是個女兒。想道：「我家婦人日日燒天香，拜觀音，求一個男女，不能夠得。好歹抱回，與我婦人商量，萬一養得成人，日後也好靠老。把血孩藏在懷中，提了魚網回家。」

天還未明，單氏點起燈來看時，只見端端正正、秀秀麗麗的好一個孩子，歡喜無極。又見外麵包著一個繡譜，雖然油透，但覺彩色煌煌。鮑良道：「此必是富貴人家女兒，因多了，故此拋棄，可將繡譜存著，日後或有相逢也未可知。」單氏解下誘譜，將血孩緊緊抱在懷裡，溫存一晌，那血孩竟嗤嗤地睡去了。單氏道：「替她取個名。」鮑良道：「日後招個折桂的丈夫，叫桂娥何如？」單氏道：「便是。」

漸漸天明，鮑良到鄰家討些乳來放著，吃了早飯，又提了魚網，拿個籃兒，到大河邊。看見河中一處有許多水泡發起來，就立定了，撒手一網打去。見網中來得韃辣，就脫衣下水去摸。摸著是一個大魚，用力將網兒拖將起來，原來，是個鯉魚，約來竟有二十斤。鮑良打了兩個寒噤，忙忙穿衣。河中有一隻畫船咿咿啞啞地搖來，那人看見，叫一聲：「鮑阿哥，你今日造化，捉了這個大魚。」

鮑良抬頭一看，原來是梅翰林府中的大叔姚三官，回言道：「便是，今日果然造化。請問姚大叔往哪裡去？」姚三官道：「我們梅老爺的小官今日上學讀書，去接相公開館。這魚我們府中要買，你可拿去我老爺買了，決不虧你的。」鮑良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去。」隨即把籃盛了魚。見魚兒一跳一躍，把魚網壓在上面，一竟入城，走到梅府門前。

原來，梅翰林單生一子，年只七歲，是頭一次上學讀書，特選二月初三，是文昌生日開館。要祈禱文昌，牲體俱已全備，只少一尾鯉魚，已著管家們到街坊尋覓，不能湊巧。梅翰林領了兒子裡邊踱出來，意欲候接先生。

走到門邊，鮑良叫一聲道：「梅老爺，買魚嘍？」就把籃裡的網兒提出，那鯉魚便一跳跳入梅翰林檻中，連躍四、五躍，有二尺餘高。梅翰林見了，歡喜無極，想道：「我兒今日上學，這分明是魚躍龍門之兆。況且我尋鯉魚，如今送來湊巧。就叫小使進

內，要夫人稱銀一兩出來買魚。

小使進內，一刻兒拿了一塊紋銀出來。梅翰林也不稱銀，也不稱魚，竟遞與鮑良。鮑良便打個喏兒，拿了網籃，一路出城，想道：「我從來捉魚沒有今日這樣造化，這分明是桂娥的福氣，剛剛抱了進門，就得這個采頭。此後鮑良日日捉魚有利，積了四、五兩銀子。」

到三月初二，是桂娥滿月。鮑良買些酒肉、財馬，向五聖神前燒個福紙，又買些素面，齋敬觀音。是夜，單氏睡去，見家中滿屋有水，又見觀音領了一個大魚，隨著許多小魚，到牀邊吩咐道：「你家抱一小龍在此，魚兒日日來朝，以後可莫要捉它，放了它的命罷。」

說完，那塵尾一揮，魚兒都游去了。桂娥在牀上撒出一泡尿來，單氏驚醒，原來是夢，就叫醒丈夫，說方才夢見如此、如此。鮑良道：「這也希奇，我也剛剛在此做這夢兒，被你叫醒了。」單氏道：「寧信其有，莫信其無。我向來焚香拜佛，自然顯應。況捉魚的生意，殺生害命，果然不好。如今必須改業。莫若開一豆腐店兒，腐漿水可當乳，省得日日往鄰家討乳不便。有了腐漿，再用些糕果，桂娥便可度日，我們又可餬口，這是長便之業。」

鮑良道：「如此果好。明日初三是好日子，我就去城中尋一所店房，移去開張便是。只是豆腐我不曾會做，須僱一個人做才好。」單氏道：「我娘家當初是開豆腐店的，我從小曉得會做，不須僱人。」鮑良道：「如此十分妙了。」

次日，入城尋店，但見俱是開滿的，居然沒有空房。踏來踏去，想道：「梅翰林後門樓可是空的，灣入弄中不過一丈之路，不為幽僻。況豆腐店不比別店，來的不過近鄰之處，開過三、五日，主顧自然都來。」

一邊計，一邊已走到梅府門首。恰好姚三官擔了腐籃走出來，要往街坊買腐，看見鮑良，問道：「鮑阿哥，今日來此，可又有魚麼？」鮑良道：「沒有。因我家婆子道：『捉魚生意殺生害命。』今要改業開個腐店餬口。因大街無房，想及你們府中後門，可是空的？今要認住，特來求見姚大叔，煩姚大叔在老爺面前方便方便。」姚三官道：「府中後門果是空的，老爺道：『不謹慎。』常要招人賃住。因恐住人不好，反加不謹，是以不果。若是你來，我對老爺說了，諒是肯的。你且在石凳上坐坐，我買了豆腐就來。」

姚三官去後，鮑良取出銀包，稱了一錢人事包好，等候姚三官轉來，唱一個喏兒，雙手送去，說道：「這菲儀聊當一壺酒，萬乞姚大叔周旋。日後做了近鄰，還要不時相請。」姚三歡歡喜喜收了進去，見梅翰林獨坐在後廳，便近前說道：「前三月間來賣鯉魚的鮑良，要賃老爺後門空房，做些豆腐生理。小人曉得此人向來忠厚，老爺後門，未免虛檢，賃與此人住了，也可放心。」

梅翰林聽說是前賣鯉魚的，便投了心意，又聽說是忠厚的，回言道：「既是忠厚的，叫他來住便是，只要小心照管。」姚三討了消息，即轉身出來，對鮑良道：「老爺已應允了，你可擇日移來。」鮑良道：「不知每月租銀多少？」姚三道：「諒來不過四錢一月。你可先拿四錢來成了。日後我家老爺是不論的，只要照管謹慎。」鮑良道：「這不必言，住了是我的事了。」別過。

下午，鮑良寫了租契，稱了租銀，另外一分小包，送與姚三，竟已成了。置辦些豆腐傢伙，移進城來。開了幾日，那鄰家都到他店中買腐，果然興頭。正是：

一夢能教魚有命，片言改業腐成家。

但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